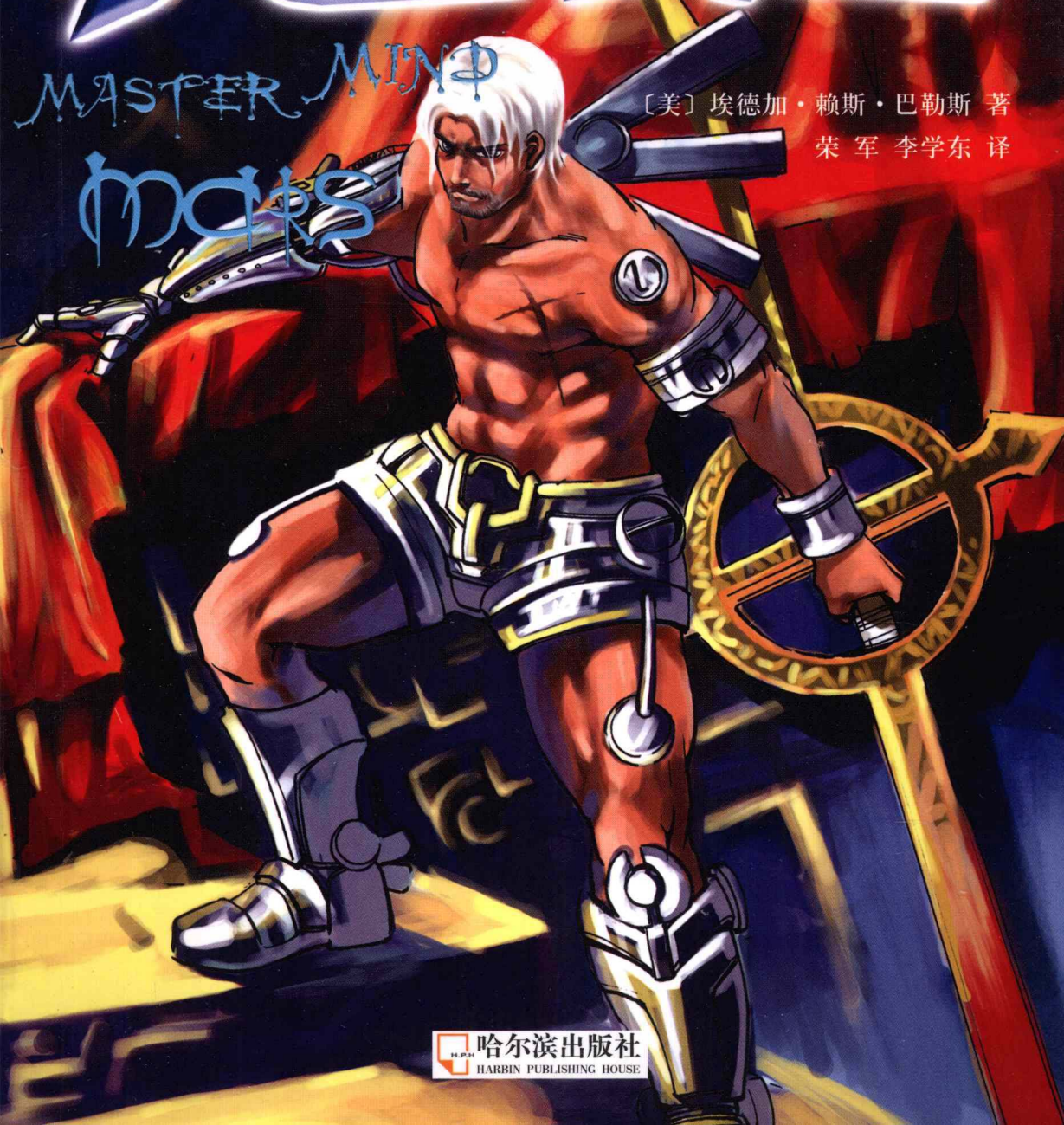


《人猿泰山》之后……

火星战士

MASTER MIND
MASS

〔美〕埃德加·赖斯·巴勒斯 著
荣军 李学东 译



火星战士

MASTER MIND
MARS

〔美〕埃德加·赖斯·巴勒斯 著
荣 军 李学东 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火星战士 / (美)巴勒斯著;荣军,李学东译.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8. 10
(火星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80753 - 332 - 0

I. 火... II. ①巴... ②荣... ③李... III. 科学幻想
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0093 号

责任编辑:王 放 闫 爽

封面设计:蔡薇薇

插 画:方 岩 张 磊

火星战士

(美)巴勒斯 著 荣军 李学东 译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 - 9 号

邮政编码:150090 营销电话:0451 - 87900345

E - mail:hrbcbs@yeah. net

网址:www. hrbcbs. 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4 字数 180 千字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753 - 332 - 0

定价:21.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 - 8790027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



目录

213 198 181 168 157 143 132 121 108 095 079 063 048 036 025 015 001

- 第一章 莎诺玛·托玛
- 第二章 迫降
- 第三章 身入险境
- 第四章 塔维娅
- 第五章 陷阱
- 第六章 宣判死刑
- 第七章 死刑
- 第八章 格斯塔的蜘蛛
- 第九章 富·达克
- 第十章 飞行死亡攻击鱼雷
- 第十一章 再入虎穴
- 第十二章 隐身人
- 第十三章 塔尔·艾科斯塔的女人
- 第十四章 尤戈尔的食人族
- 第十五章 杰哈之战
- 第十六章 绝望
- 第十七章 我找到了一位公主

第一章

莎诺玛·托玛



这是一个关于哈斯特城火星战士哈顿的故事，故事是由他亲口讲述给尤里西斯·派克顿的。

我是哈斯特城的哈顿。我父亲叫哈德·厄特，他是哈斯特城武装部队第一尤玛克的欧德沃。他指挥着哈斯特城为哈莱姆帝国联合舰队建造的最大的飞船，可以容纳第一尤玛克的全部10000人。此外，他还指挥着五百余艘小一些的飞船和全部战争物资。我母亲是盖索尔国的公主。

作为这样的家庭，我们高贵却不富有，而且对于我们来说最宝贵的也是荣誉而非金钱。所以，我选择了我父亲的职业，而不是其他赚钱的职业。为了更好地实现我的梦想，我来到了哈莱姆帝国的首都，在帝国国王塔多斯·莫尔斯的麾下服役。这使我能更近地接触到火星的军事首脑，伟大的约翰·卡特。

我在哈莱姆的生活和军旅生涯与成千上万的其他年轻人别无二致。我平淡无奇地度过军训时光，既不出众，也不落后。接着我被分配到第九十一尤玛克，第五尤坦做一名帕德沃。

由于我具有父亲贵族和母亲皇家的血统，哈莱姆双子城的皇宫为我打开了大门，我可以近距离感受首都华丽的生活。也正是这样，我认识了第九十一尤玛克指挥官哈德伦的女儿莎诺玛·托玛。

哈德伦出身于下等贵族家庭。但由于他在对敌城的劫掠与对土地和矿山的投资中，获利颇丰，所以他富甲一方。同时又由于哈莱姆的首都和淳朴的哈斯特相比，财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在哈莱姆，哈德伦是个地位显赫的人，他的影响力甚至可以直达杰达克。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见到莎诺玛·托玛的情景。我们是在大理石宫举行的一次宴会上相见的，在那次宴会上，火星上最耀眼的佳丽云集一处。尽管索利斯、塔娜和休维娅十分艳丽，光彩照人，但在众多佳丽中，却只有莎诺玛·托玛的标致引起了我的注意。虽然由于我对莎诺

玛·托玛的仰慕很容易影响我的判断，我不能说她比那些公认可爱的王后更加可爱，更加光彩夺目，但在那儿，却仍然有很多人和我一样，认为她的美另辟蹊径，独具一格。她的美和索利斯相比，就犹如极地风光与热带美景之比，也犹如月下宫殿的柔美与日下花园的艳美之比。

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第一次谈话却是以草草收场而告终。当我出现在她面前，向她搭讪时，她一眼便看到了我的徽章，意识到我只是一名低微的帕德沃，所以她对我反应十分冷淡，只和我寒暄了一句，便转过身继续和她先前与之交谈的德沃交谈。她的冷淡使我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但同时我也要承认，也正是她对我的这种羞辱性的冷漠使我坚定了追求她的决心。因为对于我来说，越是难达到的目标，就越是具有吸引力。

就这样，我爱上了我所在部队统帅的女儿——莎诺玛·托玛，开始了我的追求。

但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却发现我对她的追求要想进展一小步都十分困难。由于我一没有富有的家庭，二没有显赫的军阶，所以我无法进入她的视野，成为受她邀请去她家做客的客人，碰巧我又没有在其他地方碰见她，所以在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后的几个月里，我一直都没有见到过她。但她越是这样的不可接近，我对她的爱却变得越是炙热。除了工作，我把所有的清醒时间都用于制订新的日益鲁莽的追求计划。在这种相思之苦的折磨下，我甚至疯狂地想到绑架她。我确信如果我再不能见到她的话，我还会干出比那更加疯狂的事。就在这个时候，事情有了转机，我所在的尤坦的长官德沃很同情我的相思之苦，于是他为我争取到了一个到哈德伦家参加宴会的机会。

宴会的主人，也是我的长官，可以说在这夜之前与我素昧平生。所以当他在热情诚恳地向我问好时，我感到十分诧异。

“你一定要多来我家做客，哈斯特城的哈顿。”他说道，“我一直在关

注你，我可以预言你一定前途无限，将来官阶决不低于杰达克。”

当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知道他在撒谎。因为军中一切事情皆由另一位高级军官迪德沃办理，而且他的荒于公务，在军中也是出了名的。尽管我无法想到他突然对我发生兴趣的原因，但我却十分高兴，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能使我进一步展开对莎诺玛·托玛的追求。

尽管我可以看出来莎诺玛·托玛本人更加留意威格斯，但现在她对我也比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热情了一些。

坦白地说，在哈莱姆我最憎恶的人就是威格斯，一个对军事一无所知，却占据迪德沃职位的人。我完全可以确定他这个没有指挥军队的能力的人，之所以能在哈德伦的军队中立足，就是因为他父亲的财富。

在和平时期，我们不得不忍受这类人，但当战争来临时，伟大的军事统帅会知道他统帅的是军人而非富人。

尽管威格斯整晚让我扫兴，也许将来他会葬送许多人的性命，但不管怎么样，我离开哈德伦家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喜悦的感觉。因为我得到了莎诺玛·托玛的允许，在我空闲的时候可以再次拜访她。

我和我的德沃朋友一起回到营地。当我谈到哈德伦对我的热情接待时，他笑了。

“你觉得这很可笑吗，为什么？”我问道。

“你是知道的，”他说道，“哈德伦非常富有，而且有权势，但正像你所看到的那样，他很少被邀请到任何有权势的人都渴望去的哈莱姆最高贵的四座宫殿。”

“你是说统领，杰达克，杰德和卡特里斯他们四个人的宫殿吗？”我问道。

“当然了，”他回答道。“在哈莱姆，还有哪四座宫殿比这四座更高贵，”他接着说，“哈德伦被认为只是下等贵族，所以他无缘这四座宫殿。但其实我一直都在质疑他身上是否有一滴贵族的血。我这个猜想的一个

有力依据就是他阿谀奉承任何与皇室有关的人和事——他会极力巴结任何被认为和这座宫殿以及皇室关系紧密的人。”

“那和我有什么关系？”我问道。

“有很大关系，”他回答道，“事实上，你之所以能够被邀请，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不明白。”我说道。

“我碰巧在你被邀请的那天早上，有机会和哈德伦谈话，在这过程中，我提到了你。他对你一无所知，作为第五尤坦的帕德沃，你提不起他的一点儿兴趣，但当我告诉他，你母亲是盖索尔国的公主时，他才引起兴趣。当我告诉他你作为皇室的朋友可以出入那四座宫殿时，他变得对你近乎疯狂，这回你明白了吗？”他笑着总结道。

“太好了，”我回答道，“尽管是这样，我依然要感谢你，因为对我来说，能见到她是我最大的奢望，以前我甚至疯狂地打算通过犯罪来见到她，所以现在，虽然这个办法对于我来说不很光彩，但我会喜欢任何让我见到她的办法。”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我经常拜访哈德伦。由于天生健谈的本性和在舞蹈和娱乐游戏方面受过良好的训练，我绝不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访客。同时，由于我母亲与和哈莱姆的塔娜结婚的杰翰有血缘关系，所以我经常邀请莎诺玛·托玛和我同去哈莱姆那四座伟大的宫殿做客。在那里，我总是受到他们的欢迎。

很自然，我感到了我们关系的进展，但这种进展赶不上我对她爱情的发展。在这之前，我不知爱为何物，而现在，如果我不能很快赢得莎诺玛·托玛的芳心，我将会死去。所以，在我去拜访她家的一天晚上，我决定在我离开前向她表明心扉，把我的心和剑放在她的面前。在胡思乱想中，陷入爱河的我完全知道我是个无名小卒，她完全有理由拒绝我，但我还是决定表明我的心扉，成为她的追求者。即使我不是一个令人喜

欢的追求者，但毕竟，我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去开展追求。

在一个使古老的火星变为迷人世界的晚上，休瑞娅和科鲁斯星在天穹划过，它们温柔的夜光照射在哈德伦家中的花园，使鲜红色的草地变为了紫色，也为正在盛开的皮玛丽雅和索拉普斯的华丽花朵增添了光怪陆离的色彩。而镶有人造宝石的逶迤小径，则反射出许多闪烁的光线。它们不断变换颜色，犹如在给花园增添了艺术气息的大理石雕塑下翩翩起舞。

在能够俯瞰花园的一间宽阔的大厅里，一个少年和一个少女坐在由索拉普斯木做成的气派的长椅上。这种椅子图案非常繁杂，工匠雕刻的手艺也非常精湛，它甚至可以被用来装饰伟大的杰达克的大厅。

在这个年轻人的皮制铠甲上有他的军阶——第九十一尤玛克的一名帕德沃。这个年轻人就是我，和我在一起的很自然就是哈德伦的女儿——莎诺玛·托玛。我来的时候已作出了大胆的决定，向她表白，但突然间，我开始徘徊，我意识到了我的卑微。我能给这个富家小姐什么呢？我只是一个帕德沃，一个贫穷的帕德沃。当然我知道，我拥有皇室血统，这或许在哈德伦心中很有分量，曾积极地影响过她，但我不习惯于夸耀我的身世，向她吹嘘我出身的高贵。因此，我能给予她的只能是我伟大的爱，这或许是男女之间所能提供的最伟大的礼物。随后，我想到，她可能爱我。有几次，她约了我，虽然每次她都建议我们去塔娜的宫殿，但我虚荣地希望这不是她想和我在一起的唯一原因。

“你今晚兴致不高，哈顿。”在很长一段沉默之后，她说道。在这段她沉默的时间里，我正努力用一些华丽且有说服力的语句去明确地表达我的爱意。

“或许，”我回答道，“这是因为我正在试图找到一些词语来概括我所拥有的最有意思的思想。”

“那是什么？”尽管没有表现出太大兴趣，她还是礼貌地问道。

“我爱你，莎诺玛·托玛。”我不假思索地说出。

她笑了。笑声好像落在水晶上的银币发出的清脆之声——美丽却冰冷。“这很明显，”她说道，“但是，为什么提到它呢？”

“为什么不呢？”我问道。

“因为即使我也爱你，我也不能属于你，哈顿。”她冷冷地回答道。

“你不能爱我吗，莎诺玛·托玛？”我问道。

“我没这么说。”她回答道。

“那你能爱我？”

“如果我能克服我自身的弱点，我会爱你的。”她说道，“但是什么是爱？”

“爱是一切。”我告诉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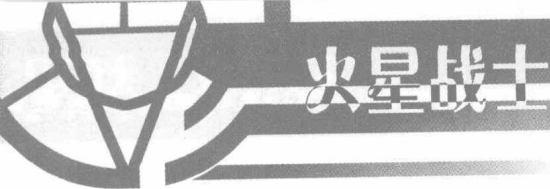
莎诺玛·托玛笑了。“如果你认为我因为爱一个人，就能够委身嫁给一个帕德沃的话，你就错了，”她傲慢地说，“我是哈德伦的女儿，他的财富和权力在哈莱姆仅次于皇室。我的那些追求者的财富也可以买你一千次。就在今年，杰哈国的杰达克，塔尔·艾科斯塔派了一个使者来拜见我的父亲，说他见过我后，十分爱慕，你觉得，我这个有朝一日可能成为杰哈国杰达雅的人会嫁给你个穷帕德沃吗？”

我起身站起。“或许你是对的，”我说，“你如此的美丽，你不大可能会错，但是，在我心底，我不能不认为幸福是一个人所拥有的最大的财富，而爱则是最大力量。没有这些，莎诺玛·托玛，即使是杰达雅，她也是贫穷的。”

“我要碰碰运气。”她说道。

“我希望杰哈国的杰达克不会像他的使者那样污秽。”我恐怕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相当暴躁。

“他或许很污秽，但我所关心的是我是否能成为他的杰达雅。”莎诺玛·托玛说道。



“那么说，我毫无希望了？”我问道。

“尽管你没什么可给我的，也不是全没希望，帕德沃。”她回答道。

这时，一个奴隶禀报了威格斯的到来，我也随即向她告辞。我从未如此绝望过，我仿佛跌入了万丈深渊，被惊涛骇浪所吞没。我悻悻地回到营地。但是，尽管我的希望好像已经破灭，我对她的爱却丝毫没有动摇。如果财富和权力是她的追求，我就要赢得财富和金钱。尽管对如何实现我的目标我还不很明确，但我还很年轻，年轻就意味这一切皆有可能。

我在由丝绸和皮毛做成的床上辗转反侧了许久，突然，一名军官闯入了我的营房。

“哈顿！”他喊道，“你在吗？”

“我在。”我回答道。

“祖先保佑！”他大声说道，“我怕你不在这儿。”

“为什么我不在这儿？”我问道，“发生什么了？”

“哈德伦，那个有钱的胖老头疯了。”他尖叫道。

“哈德伦疯了？你什么意思？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他发誓说，你绑架了他的女儿。”

刹那间，我惊得站了起来。“谁绑架了莎诺玛·托玛？！”我叫道，“她发生什么事了，快告诉我。”

“是的，她失踪了，”他向我说道，“这件事一定很古怪。”

但我已不能再听下去，我抓起我的铠甲，一边跑向通往屋顶飞船场的旋转楼梯，一边整理我的铠甲。虽然我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许可现在开出一艘飞船，但是，如果莎诺玛·托玛处于危险之中，我还会顾及这一切吗？

机场的卫兵截住了我的去路，并询问我，我已记不清说了什么；但我知道我一定向他们说了谎，因为他们让我开走了一艘单人快艇。片刻

间，我划过夜空，向哈德伦的家里飞去。

尽管他的家离我的营地有两个多哈德（1 哈德是 1949.0592 英尺），片刻后，我在他那灯火通明的花园里降落。我看见一些人聚集在那儿，哈德伦和威格斯也在其中。

当我从飞船的甲板上跳下时，哈德伦怒气冲冲地向我走来。“真的是你！”他喊道，“你还想狡辩吗？我女儿在哪儿？”

“那是我想问的，哈德伦。”我回答道。

“你是这件事的主谋，”他喊道，“你绑架了她。她告诉威格斯，今天晚上你向她求婚，但她拒绝了你。”

“我确实向她求婚，”我说道，“确实她也拒绝了我。这毫无疑问；但如果她被人绑架了，看在祖先的分上，别再浪费时间把我和这邪恶的阴谋连在一起。我和这事毫无关系。这是怎么发生的？谁和她在一起？”

“威格斯和她在一起。事情发生时，他们正在花园里散步。”哈德伦回答道。

“你看到她被绑架了，”我转向威格斯，问道，“为什么你在那儿，还活着，还安然无恙？”

他结结巴巴地说道：“他们有很多人，我敌不过他们。”

“你看到他们了吗？”我问道。

“是的。”

“里面有我吗？”我问道。

“天太黑了。我不能认出他们中的任何一人，或许他们蒙了面。”

“你敌不过他们，是吗？”我问他。

“是的。”他说道。

“你在撒谎！”我大声说道，“如果他们对你下手的话，你早已被他们害了。你逃跑了，还藏了起来，你没有挺身而出，拔出你的武器去保卫莎诺玛·托玛。”



“一派胡言，”威格斯大声叫道，“我和他们打了起来，但我打不过他们。”

我又转向哈德伦。“我们在浪费时间，”我说道，“难道这儿没人可以给我们关于这些人身份和他们逃逸路线的线索？他们何时来的，又是何时，如何跑的？”

“他在转移你的视线，哈德伦，”威格斯说道，“除了不满的追求者，还能是谁？如果我告诉你那些人的徽章就是哈斯特城战士所戴的徽章，你还抵赖吗？”

“我会说，你是个骗子，”我回答道，“天那么黑，你都分辨不出他们的脸，你怎么能够看清他们铠甲上的徽章？”

正当这时，另一个第九十一尤玛克的军官插嘴道：“我们找到了一个人，如果他还能活到说话的时候，他也许会说清楚的。”

人们搜查了哈德伦的家和与他家相连的一些市区。他们发现了一个人，并把他带来，放在我们脚下的草地上。他那几乎赤裸的身体上伤痕累累。他躺在草地上虚弱地呼吸着，有些让人同情。

一名奴隶从屋中取回了一些兴奋剂，当人们给他从嘴中灌下后，他恢复了一些生气。

“你是谁？”哈德伦问道。

“我是城卫队的一名士兵。”那人虚弱地回答道。

一名军官兴奋地走向哈德伦。“我的人在我们找到这个人的不远处，又找到了六具尸体，”他说道，“他们一丝不挂，伤痕累累。”

“或许，我们应该查明事情的真相。”哈德伦说道。他再次转向草地上那个可怜的伤痕累累的人，命令他继续说。

“当时，我们正在夜间巡逻，这时，我们看到一艘没有点亮任何灯光的飞船。当我们接近它，并用探照灯查看时，我粗略地看了一眼它。船上没有任何颜色和徽记表明它的来源。它的设计也很独特，我从未见过。

它有一个又长又矮且封闭的船舱。在船舱的两边各有两支样子奇怪的火枪。除了这些，我只有时间看到一个人用一支枪向我们瞄准。我们船上的帕德沃马上命令我们开火。但同时，他们也向我们开火。我们的飞船在空中解体，甚至我的铠甲也掉了。我只记得从空中落下，就这些。”说完这几个字，他喘了一口气，结束了生命。

哈德伦对他旁边所有的人说：“在我家或周围一定有人看到了发生的一切，我命令无论谁涉嫌其中，无论谁知道什么，都要说。”

一名奴隶向前走了一步，当他接近时，哈德伦傲慢地看着他。

“很好，”欧德沃命令道，“你要说什么？讲！”

“这是哈德伦您的命令，”这名奴隶说道，“否则，我是不会说的，因为当我说出我看到的一切时，我会得罪一位有权势的贵族。”他很快地扫了一眼威格斯。

“朋友，如果你说实话的话，你将赢得一位帕德沃的友谊。他的剑也许不很名贵，但它可以保护你不受那名贵族的威胁。”我很快地说，同时，我也看了一眼威格斯，因为，我认为这个家伙所要说的决不会恭维这个欺世盗名、骗取勇士名头的软弱的花花公子。

“快说！”哈德伦不耐烦地命令道，“小心，别说谎。”

“自从库波尔国被攻陷和洗劫，我就被当做战俘卖到哈莱姆，在过去的14年里，我忠诚地在您家中服务，哈德伦。您没有理由去怀疑我的诚实。”那人回答道，“我是库波尔国杰德的保镖，莎诺玛·托玛很信任我，如果今晚我有一把剑的话，她或许还和我们在一起，就不会出事了。”

“快！快！”哈德伦喊道，“快说要紧的，你看到了什么？”

“这家伙什么也没看到，”威格斯猛然插嘴道，“为什么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他只想吹嘘他的历史。”

“让他说。”我大声喊道。

“我正登上通往二层宫殿的楼梯，”那个奴隶解释道，“我像往常一

样，去哈德伦的房间为他整理睡觉用的由丝绸和皮毛做成的床铺，我停了一会儿，向花园望去，我看见莎诺玛·托玛和威格斯在月光下散步。我知道我不应该窥视他们，但正当我要去工作的时候，我看到一艘飞船悄无声息地从天而降，飞向花园。它的发动机毫无声息，同时它也不发光。它好像是一艘奇怪的飞船。单凭这一点，就值得我注意。但事实上，还有其他的原因。由于我认为这个漆黑无光的飞船不怀好意，所以我停下来观望。

“它既快又静地降落在莎诺玛·托玛和威格斯的身后；很显然，他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直到飞船落地后，一名武士跳出时铠甲发出的声音，才引起他们的注意。威格斯拔腿就跑，片刻，又停了下来，像石人一样站在那儿，但当那些奇怪的武士从船上跳向他时，他转身跑进花园里的灌木丛，藏了起来。”

“你在撒谎。”威格斯说道。

“安静，你这个懦夫！”我命令道。

“继续，奴隶！”哈德伦命令道。

“可怜的莎诺玛·托玛直到她被从后面抓住才意识到这些奇怪士兵的存在。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直到他们抓住了莎诺玛·托玛，我才意识到他们险恶的来意。当我意识到小姐是他们袭击的目标时，我迅速跑下楼梯，但当我到达花园时，他们已经把她拖到了飞船上。但是，如果我有一把剑的话，我或许已经为莎诺玛·托玛血战而死，因为当我到达那艘神秘飞船的时候，最后一名绑匪正在登船。我抓住了他的铠甲，试图把他拽下来，并同时呼喊卫兵，但这个时候，他的一名站在飞船上的同伙拔出他的剑，凶狠地打我的头部。虽然只是剑面扫了我一下，但却有足够把我打昏的力道，所以，我昏了过去，放开了手，倒在草地上。当我恢复了知觉，那艘船已经飞走，卫兵正从房间里拥出。我说的全是实话。”

哈德伦用冰冷的眼神看着威格斯向下低垂的眼睛。“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他问道。

“那个人是哈顿雇用的，”威格斯喊道，“他说的全是谎言。他们来的时候，我和他们交过手。”

“让我看看你的头。”我对那个奴隶说，当他跪倒在我的面前，我看到了一道红色的血槽，从他耳部直到后脑，这种血槽正是长剑的剑面划过所造成的。我指着他的血槽，对哈德伦说，“这是一名奴隶忠诚和勇敢的证据。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位哈莱姆的贵族成员所受的伤。他发誓和这帮匪徒独自一人战斗过。毫无疑问，在这样的短兵相接中，他至少也应该受一处伤。”

“如果他不是和伟大的约翰·卡特一样，是神奇的剑客的话。”护卫中的一位德沃略带嘲笑地说。

“这全是阴谋，”威格斯喊道，“哈德伦您怎么能相信一名奴隶的话，来怀疑一名哈莱姆如此高贵的贵族成员？”

“我只相信我的眼睛和感觉，”哈德伦回答道，他不再理威格斯，转过身，再次询问那名奴隶，“你能认出绑架莎诺玛·托玛的人吗，或是他们的铠甲和徽章？”

“我虽然认不出他们的脸，但我可以分辨出我试图从飞船上拖下的那个人的徽章和铠甲。”

“是哈斯特城的徽章吗？”哈德伦问道。

“以我祖先的名义保证，绝对不是，”那名奴隶肯定地回答道，“也不是哈莱姆帝国任何城邦的徽章，它的设计和徽章我从未见过，但又似曾相识，我一时还真想不出。我感觉我曾经在哪儿见过，但在何时何地，我真的想不起来。在为我的杰德服务的时候，我随他与许多入侵者征战了多年。或许是和许多年前我见到过的徽章相近。”

“您满意了吗，哈德伦，”我问道，“威格斯对我的中伤现在可以证明